





祝賀蒙達之捷

[illegible]

美國和瑞士使館都有追悼會

**美國和瑞士使館都有追悼會**

【中央社華盛頓十七日電】美國駐美大使館通知，美國國務卿將參加，並有美國政府官員，當於本月廿二日，在瑞士使館舉行追悼會。

【中央社華盛頓十七日電】瑞士駐美大使館通知，瑞士政府將參加，並有瑞士政府官員，當於本月廿二日，在美國使館舉行追悼會。

烏德曼提出年終報告

鳥德曼提出年終報告書  
列舉社會各項援華工作

年八月九日甘地尼等諸先生被擄入獄

一、關於甘地尼赫魯等諸先生入獄後的一年中，印度現狀。雖然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士，一致希望而且一致敦促這個鐵局的迅速打開。但是，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民主精神還未充分發揚的條件之下，要想解決印度問題，終不免要遭遇困難。就目前世界局勢而言，這種僵局，最後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解決。我們所能安慰甘地尼赫魯等諸先生的，就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在內，對於一年來印度人民力量的團結增長與鞏固，無不感覺興奮。

我們必須指出，印度民族的團結，印度各黨各派的團結，在甘地尼赫魯等諸先生在獄期間，已有顯著的

國民政府林主席遺囑委員會公鑒：主席林公，圓環抗戰，功在國家，遠

委員會。八月四日

在日本人手里

[illegible]

（中央社駐滬七日電）  
代表團及中央駐滬  
代表團，午後

[illegible]

日麻等地僱軍紛紛投誠

**豫東中牟敵西犯受重創**

【本報訊】自日寇發動豫東戰役以來，我軍在豫東戰場上，與敵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敵為奪取中牟，曾多次向我發動進攻，均被我軍英勇擊退。日前，敵又大舉進犯，企圖突破我防線，直插後方。我軍奮勇迎擊，與敵展開了慘烈的近距離戰鬥。經過一番激烈搏鬥，敵傷亡慘重，被迫向後撤退。我軍乘勝追擊，將敵殘部徹底殲滅。此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我軍的士氣，也顯示了我軍戰鬥力的不斷提高。

我軍事發言人引據敵供，加以揭露。

[illegible]

敵軍佔據下貨物都

「雲集」統治下所承受的痛苦，可由最近由仰光到印度的糧食中約略看到，若干日常必需的，因日方發賣處比低賤，已高漲百分之四百，雖於今日，麵粉的終已不復賤了。那所統一束棉線，較前原值一個半安祿（一安祿一盧比），現在漲到八盧比，花生油則取六盧比，現漲到二十六盧比，火油目前亦買不到。







書評專頁

# 新華副刊

世界必須自由，天下才能一家！

廣嗣書·劉林撰

中外出版社印行，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這本書對於我們中國讀者，一定會十分親切。還有光兒因爲原作是根據作者生存在十個月的期間，我們的無盡歡遊，而且由於他處於兩南兩次戰亂的時期，而其他的各書也多是我主觀知道或者若有所身關係的。原書在美國出版以來，已經得到幾百萬讀者，成爲世界一切現代工作的銷行第一的好書。我理想，定不以是過三萬英鎊的巨額利潤保護者爲動，附主要是他在書中磨練力說明的道理，引起了人民的興趣和深惡痛恨的原故。

原書共分六等國的筆記記，因爲它有一個獨有的政治目的，這讀者就是使美國人民放棄所屬的帝國主義統治，學習和其他國家東方各民族合作，明白意識和平，自由得是不充分的。雖然對於在書中把較大次談不能夠得和平平等那裏地方而從經濟學上，我們覺得還有深入淺出的必要，然而，從整個看來，威爾基先生到這次革命意義的深刻，對民衆問題把握的堅韌，對民主和社會

三國者其首基一切權利被剝奪和民族共同體的和面必須預先得到鞏固，他們才才能得到補償。對於東方，或歐洲人發生得不到補償而指出的是，英國政府有國王的人們們思想，那樣清楚並且如意的，他們一方面希望，一方面想移居在印度有股份四國人，提議儲備金，一方面想移居在印度有股份四國人，提議儲備金，某區一戰後中國最好處一個受洛托仁納的決定是純種的自覺。威爾基先生在本書表現出這種國家重東方民族的自覺，更重申中國人民的疾苦。

在第八章（自由中國有什麼新坑？）的題下，著者「強硬地說：『現在不是土地，而是人民，給予了我最後機會的救贖。』」認和變賣的工人階級理論論據，威爾基是又說：『一般人類繼續保衛自己之免危的那點要求，在我現在感到了一些真實的意義。』（——哲爾）

歌以贈西原影——他的民主精神是給我許多教益的。

○他離「*Frontier*」後路——

他到舊金山的總金礦。他

說「*Frontier*」——我聽了——

從這地方看來，筆本還真在可以「*Frontier*」

讀本。

關於劇本「*Frontier*」的批評，已略在報紙上

看到過幾處，其中似乎有批評劇作者或竟

在這一章中，作者寫到主角與其家族的衝突。我認爲作者所談的，是在家裏面，「一個人」一個性一著意點，而變成一個象徵意義的擁擠去煩的人物。他不能感到對自己存在，他總不能先覺察，欲使這又怎樣富有的、組成成爲一種複雜的寓居在地方方面了衝突，其結果就引起他的問題上。所謂在家裏方面了衝突，是其中間的「作客民族的事」，假使新近把他們當自己的事，那時候就是私人的經濟。於是發生了一個問題：私產者自己與誰是私人的經濟？於是有了自己呢？還是被教育已阻止自己兩人單一式之市面？還是能脫離形勢？如果不然，其最後的交代，是學法非線式的問題。是新的個人主義與舊的傳統，一個爭執自由的自由的問題。一個不相容的矛盾。可是假使沒有對敵人早時同學所說的話放寬了，因爲他愛利用的家族是極好的，總不能不開放了，因爲他愛利用的家族是極好的，總不能

凌風的「他」所寄望的當然也是兒孫傳承，使老杜承平福壽。那老杜精神上能作祖父已算「福」之極投契了，再也沒有「福」可求，再也沒有「福」可求。如果銀本體還寫下去，只有把重心移轉在另一「門事」：另一「門」中的主角身。可是「家」的主角明明是黃新，而不是杜世尊。這樣一來，我竟感到「家」的創作會與史生並不能有一個意義感在明瞭視圖中，一個完整（藝術上）的完成，並不是在本身達到上的完整）的悲劇的典範人物出來，沒有什麼在「努力」上，沒有完全成功。便使我「覺得」劇作者若其看人上不如是在看黃新。他竟為「把一個老杜的靈魂，各個全部身軀與門事」強迫強扭出來，硬式把「杜世尊」的軀殼強扭給我們，一些人入無憑的假式大家庭的品味性的事件。便使我看見一強文明戲式的現狀，滿足了這個時代的幼稚的懷鄉情式的感懷，而凌風卻滿足了人類的命題，人的愛與恨的感懷而凌風

「我們無從得知如何，我們只知道我們千方百計地逃避免爲我們所舉行的選舉去。我們已絕了，他已不知道是否有辦法了。」

但是千萬萬向這派表示在熱情的祖國人士所犯下的錯誤在這世上最可憎的真相，沉重地降臨到頭上。於是他們比以前更常利用辯解的藉口去觀察要留在一個價格特小、貧窮而腐敗的國家裏面。

「這是我唯一只好逃離的名詞，」他說：「我最好逃離名詞，我們也不該在這個腐敗的世界上採取利益，而且，應當將供治救濟之用；我們似乎更不能從中取利。」如是因爲這種種樣樣的底蘊，如是有關定的收入可以維持生活，雖說這早經政府機關工作過於繁重，妨礙經濟研究了。

她多麼善良，多麼軟順，又是怎麼忍受？

「如是，如果你不繼續深探瞭解，如果把我徹底精神不振作某種的事務，那便不是純粹的悲劇和抑鬱。」

幼念王「家」談談來也

[illegible][illegible]

有主義的人的命運，人的受着科學的意義暗示給於衆人的，這一切，我們只看見故事，不是主角——的勇猛，人物僅僅是穿起故事的衣履的渠干。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並不是一個殺機殘毒，兇手滿腔的惡毒，而是一個憂鬱的悲劇的典範，我們關心的是那精神特種性格的人物，他的命運！我們並不是把這和他幾處所發生的故事的細節當戲劇中的要素極慘酷厭厭。

腐所改變的靈魂

李 潼

一樣的發展，而多步，他在  
在風子搖曳的人就不知道  
竟飛垂下下個風聲，滿清

作非尋，（號聲降下了，  
（號聲一人大段，約三  
百字）

[illegible]

一個永不爲聲譽和災禍所改變的靈魂

◆居禮夫人傳頌後◆

李 漢

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而流動的。不過，需要教育，精神，經濟，公共衛生，道德，民主，現代化的工業，並且能利用，更多的社會治癒，更多的社會尊嚴和自衛力。

從這十條粗的線索裏，可說是評論過個世界戰爭的溫哥。威廉斯說美國人，抱育先預選了全世界對美國人的反感。是從這用隱隱向美國在轉壞未來和个世界安臨時，曉得多少力量。其奇討論到「爲什麼而發」，並

比之不上來，然而在這時的系統裏，已有一新的代表來替換了，反對派是他們，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的鬥爭在當時的預想以外。

戰作中既遭遇這種時代，他也就隨着它而變化的。鬥爭變作新的鬥爭，把舊時這一個黨變作另外一個主角。愛斯基特作大眾的出口，已變作另外一個地位。

他心裏有所希望，但更強有力的是他的感覺，或者有所言動，仍不能滿足。裏面有一種什麼東西，使他感到目的，而要求的，是思想的解放，他有所覺悟到夠，但更覺到

格」，說穿了就是「忠孝節義」四個字。一個儒生的職性精神，雖欲一切而得，則上賊之，以是一個虛名和臭名，不是以改變過的經說的具體的靈魂。」

——伊夫·居維

人類所得於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班盧

巴里文的靈魂的靈魂。從夜小到老死，從清晨到深夜，從六十七歲的一生是確確的自我犧牲和奮鬥。這是一個有雄健的比較，確在一個海岸地帶消失去了，而它正被另一個靈魂所代替的替換者。巴里文也是以自己

商一鍋就放在工棚的桌子上，而燒好的有一部分分派給老弱病殘的。我完全自己替自己的工單上，時我已替這鍋湯煮了一大塊大的餅頭，幾日在一大鍋粥的餐中混在一起，當時，我是精疲力竭了。

一切對那些有經驗的人們，這還算不得什麼。在人家還歷不了，沒有一個你不是把這種極生長的，常常是取諸於海產在「掌中成功」的國產。然而，愛因斯泰爾得良好；在所居的名人當中，瑪麗·居里是唯一沒有給營養

以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去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爭取開明士紳的時候，這學院的校務主任，就是其時，他允許他姓名的主任，在「榮譽會員」地位，這主觀目的，但是，「居里」工作的「國科系」要經「居里」的工作方法，而接受一個在「紅紙條」上的「小冊子」，買受「居里」太薄了，因此他個人在

## 起點的說明

評袁水拍的兩本詩集，「人民

李 薇

假使他在這機并不肯留下他的証言，都是因為有所亡而前，他有這樣的智慧，他寧願獻命：

「我們不要這身子！」

「我們不要這身子！」

「人民」：頁十三「秋季節」

生命的價值，能有人民的信心：

傳達，以為是傳遞着：

千萬方海味，花瓣石，

瘦瘦的紫的也是水地，

在無名英雄的那個上，

（這是區區言的北地啊，）

我，建造新的國家，

「人民」：頁七十一「中國的勞動者」

這一切是因為智慧和信心看到了極大的二萬萬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們：

啊！你頭上上的向日葵呀！

假如你，你

（假如你頭上上的太陽，

假如沒有自由的人心，

：生活在階級上，

我親，太陽也不會

照得這光亮。

「向日葵」：頁四十八

頭上信心，這頭上頭上的家，作者的靈魂是更傾注了，他的言詞也越發的更動了。假如說在「我親」，

「你別一個人悶在這兒，還是出去走走。」他勸著  
的讀者，到了「向日來」！向日來！在學校，他起  
始不加入歌隊，而聽人們有意識地歌唱人民的歌；  
他更相信那些使用人民語言、人民的邏輯所寫的詩。  
「向日來」、「日似火，夜如鐵」，「心畫的母親」  
上，「兩匹動物」就是他的努力的作品。而且在那時，  
他努力的試驗都是可以想出來的。他有一個難得的幸  
福在這邊，他想用人的語言表達出他自己的一切，不  
管誰才敢嘗試將這種出來的心願，形為具體的成功。  
他在現在與他真正接觸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時期。  
他的詩，他其他文章是背著「海洋」，即是，還  
不如說他懂，是在「海」與「陸」的交界。他的意見無  
乎比他的或是更過。那本小書寫得挺一翻都是正面；  
自話，就罷了。但是他并不用顏色和文字，親近也有得  
得來。什麼？

路：「什麼？就在路上？」  
小呼叫聲，幾大人似的。

她在這——也放不在這——  
那末，面往一面？

「向日來」：頁七十三  
「心畫的母親」：頁四十六

[illegible]

而最親善的一位還在  
候面等旁邊。楊太太比  
楊·居廉年四十六歲時  
結婚。居廉膝下只養了  
建正三十九歲。他失婚  
了維妮·夫人和先生。我們無  
法測度的字眼來形容他們  
感情和互用的依賴。這  
裏我無從得知。如加坡的瑪  
麗·居廉進一步的研究所  
的頭等學堂。對於其他  
不談成功的知識。所有這  
些原來都是在一個人。同去  
相當的。他們在舊地  
高麗。去獨立門戶。一個  
因於發生的人們對其地地  
所說的(波爾斯)。  
——(波爾斯)——  
要使人們都能安居  
夫人那樣。世界上成功  
人機會多得。而成功  
了的人。底底便會更  
加大方。(波爾斯)。  
我還是好引引  
亞·舒伊·居廉底話：  
「我是在現四十七歲的  
妻年出世的。當我晚年  
出到是入了婚姻。的  
他已經是一個老練的  
老人了。在我心目中  
。這位「著名」的科學家  
。是居廉一個「著名的科學  
家」。他在瑪麗·居廉底

[illegible]

水水的聲響和看見了他那個人。『因此，』  
——一條路過大家，只有愛之。  
你這地，從竹園中，  
亦在黃的草灘上尋覓？

「我聽了錢詩吟  
蘭兒說了胡兒，竟十里遠送，  
蘭兒却已笑到耳旁；  
候我的就是亡妻的墓。」  
再靜卻的小路裡，豈沒還？  
再逃三十里被用天  
沒有巡邏的，跟蹤？」  
一個字，在陣風，在陰上  
繼續這將斷面的殘破。

「人民」裏有「哲士」。這  
是一件生動的藝術，全是具體的東西，造成這  
些中心和人物與動作。一個個實，真實，認真  
是飛躍到了他的鼻尖，使人想不注意用力去  
看也。但是，這種細微而不可捉摸，obscure，隱  
晦了麼？當一路上翻山越嶺看見了猶太人的摩  
西的船，使猶太的船到了無敵的岸，這一  
是悲壯的，但很快，銀河一刻到了彼岸，越過了  
到了小路上等候開天大砲。鎮頭轉瞬過去，從子  
源是頗有連續性和邏輯的，正如作者自己人，  
的時候，時常把對胡巴巴的一生落人口口未閉  
東來多半是許多曾經其他國人的事實，但起見勝  
於一切。像胡巴巴之子去古，像胡巴巴之子去古

不能够站上一个客观的地位去立，把帐，有错，你出来，他们却总已有了意见了。好像他欠他的自正理呢。他可再讲自己的理论来集合他的能力，所谓有强烈的更恶性的intensity；要化金钱的罪恶为一种美德；使乌黑的香烟里冒出的烟是一股一股的人类的善德。现在我不说他就是——一个庸夫也不是个害社会的庸人，可是如果果能照其他也不见得是经济英雄。他也不能不佩服，也，也许并不觉得那罪过份之一毫，可是怎样呢？但是他却不了解一种人性的差别与矛盾，所以他不明白因为在他的F中碰见了，他这假我的分量既小且小，常常流于浪漫诗；而在他人的感力面对到他的时候是太大大了。他想不到自己，他遇到的人对于他常常是比较对于其他人的人们的作作用。

这种一清性质的两手在「接吻」跳舞来事更明失钱，在那一瞬间你都不能说出什麼更明确的句子的。因为全身骨髓都是很热的，这是一个：摸掉了的社会的史书，你自己自己费心的心

他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時俱進，沒有脫離時代，沒有脫離社會，而且他在思想方法上，也與社會的史學，意識是和一個朋友談了「史學」為目的史學，「史學」也選擇了許多與經濟的混合情況研究的史學。他這種歷史學，是與經濟史學對照形式，與國史學，流傳，相結合，集約，綜總了。在沒有新的國史書籍，詩人唱不出英詩，他是人的兒子，他只能用他的方式記憶他」的諷刺。

[illegible]

「你這『不』字，」他正想再說下去，  
「他是個『不』字。」

「你這『不』字，」他正想再說下去，  
「他是個『不』字。」